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紿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興王立先中二刃仆僞死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

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騍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櫜鞬腰劒總鵝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

也華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整忽顧華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華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華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畧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而還廢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

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騧如無事
司分析非敢反特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妻
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瀧
瀨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
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
勸華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
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華起聚民
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
視舟有烟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烟乃煽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
蹄擊華蓋東矣華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
汊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
既失華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華乃匿其
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審曰吾事明家可
歸師中見遂入北閘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曾

嘗爲同安監官識華方駭避華曰聞官捕我急請
以爲君得東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
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蹤跡至此
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
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
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
言秋期乃它事華亶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
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器嘗見之
惺惺騷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
華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
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
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
捕送郡郭擇家人逋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
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千郡不復肯畀簿其罪僅編
管撫州華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

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住在祁
門下鄉行篋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
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華第十二以四
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華將自廬起兵如江
云圖器又言華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
此莫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
極著華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
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汲古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彦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容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汲古閣

孫仲益覿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卽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囷粟蓋立囷外卽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傴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

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
敬啫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
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
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
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
咽烜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
甚侈乃位之中不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省
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
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
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
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
潛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
儗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
間余兄周伯持湘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

汲古閣

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
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怕闌干到
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
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
其僦居月餘僦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固置酒北湖
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
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
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恩武穆百年今日見儀
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氷霜十萬兵天亦知人
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與
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
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
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
喜遂約之入淛明年叔僦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
緡錢甚夥叔僦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
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

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唫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攺之爲一流人物云叔儗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旣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陁大士相以施緇徒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眞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櫝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倣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闇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

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
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黿鼉魚
鼈蛙蛤儌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
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隸厭寶花繽紛天樂競
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
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
或濯足坐石或挽或須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
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刻三昧隨刹現形千

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
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
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
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
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
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
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
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
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
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
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
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莊嚴衆妙殊特匪因緣
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
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

蛟蜃黿鼉魚鼈一蝘蜓天龍八部夜叉羅剎似耶否
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尼聖於一理混物我於
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
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
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卽心是
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
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況圖畫莊嚴畫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躩然慨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

易畫此亦未易得此奎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闈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illegible]始好[illegible]
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
腹於是居士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
不問今尚在遐謫中余前書京口故[illegible]
六日而學王[illegible]英伯[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自知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史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荊復出閫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諜亹亹多費實無益於

[illegible]

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
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謦欬之承倉鼠嘆斯尚墮
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
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
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
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
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
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

汲古閣

骨狺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兎之
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
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
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
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
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
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
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鬬議論噂喈

汲古閣

堅闘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昧亂有懷於憂國匪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裵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内有冤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寒塵一警惴惴奉頭施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裵頹之弊願姑實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内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

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内之腹守可暫而不可
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
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
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
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
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
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
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
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
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
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
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
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頴昌京畿之地旋
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
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

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務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徒以自虛軍

中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
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儁
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
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劒
之議試捈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
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
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

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
洊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跫然望履聳列城之觀
望屹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
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
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
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
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
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

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夙烈承宗詞
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庚氏畢官
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
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
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
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
緒叙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願徹於諸
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顓齋聞之從章以

初録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
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
於識面竟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宅曰又特剡亟稱
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緒故笈僞見存本因
悼殄瘁清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已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畫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

汲古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剟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學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

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大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僕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儆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已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廼者有遠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

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太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

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
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
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
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
發倉廩而息蠢蟆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
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奉在宜即歸仁之地以
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
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
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
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
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
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
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庳
大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
仲連之愧乎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儀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中鑼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鑼曰二勝鑼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大師交倚請取銀絹倒物此鑼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苛燁令矜等物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酹祭文有褒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
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誓先
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
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請嘉禾篇者文既
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録之以
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
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

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
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
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
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裔壤
墝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時以憂
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
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
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睢盱震于視聽惟聖母深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瀹瀹訿訿又曰噂喈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

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
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
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
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
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疇
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眞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
久詘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
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

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訐音友矣
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巷煩冤
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悠蒼
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奪
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
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
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
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

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實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諜蓋專坐此

汲古閣

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湓溢口溢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盆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湖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闉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

汲古閣

曰雙劒乾道間蜀人唐玄立方文若來爲守謂翰實
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
意劒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
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劒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
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
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
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艱多筌蹄之
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
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薤風亭余涖事庾中
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鍧有
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透迤久之
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
半嘉定巳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
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叩而驚嘷視之亦一星大小

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奏報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緜蕞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纈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

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益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醆止以果實脯無品食益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

它日戎贊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十一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大子氣甚明徽祖弟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

釋位遜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皇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

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霽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

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
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
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
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
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
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
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私洒四字於上使朕踧踖無所文惠曰此陛
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
守永嘉郡既而文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
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
知自是纖人知諰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
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
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十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勲輔位至從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爲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爲余道而忘其所爲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韓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卬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

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醮親言之夫妾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衛

先塋呂四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崦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詈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齔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兒癡不識爲虎擲尾礫

嗾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嚙無完葦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鬬虎

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狞狞與
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
山下民聞者持梃讙嘷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狞牧
竟全余時倚堊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
環睨虎猶未逸也蓋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
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見不知畏不被搏噬
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汲古閣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
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然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
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
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
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
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
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虐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卽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巳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幹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間有劒南自
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
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
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
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
清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
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
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
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通歸遠順宇宙得
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
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卽寸心守道樂處閑寂
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
職獲罪當大巳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
止及耶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
息萬邦咸寧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日功曹吏賫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
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
聞於虖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
天矣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祖敎門尊號爲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大
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
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
上眞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壇符籙徧天下
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
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
天不能答於是卽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

於達理者每易一榱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卽決
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
詩詞語出輒媿嗤憨憨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
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
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旣立遂肆暴
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

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
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
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
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
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旣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
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
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
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
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
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其妻几間
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
自有別般香一朝楊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
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
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
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給事大喜嘖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
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
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
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弗
其毋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
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
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劒
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

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迎路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犬狺鴞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斂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汲古閣

桯史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嘑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

汲古閣

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鶡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

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怍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

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至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突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鶴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闐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時傳以爲

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

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鐙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

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廄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

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
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
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
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
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
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
如樂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
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深

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
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
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
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
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三臣嚴側聽旨繼而
召翰林待制蔡戡講漢史戡及陸賈新語事亮怒
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
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犯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葢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撿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葢亮已懲前衂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

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真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

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粛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亹亹亹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
時有旨乏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
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
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
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
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
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
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

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
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
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
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
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鈌則置而
不講夫邊圍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
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
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

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孰兵不止鏖戰

汲古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
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
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圍憑陵中夏以百年意墮之
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
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
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
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

而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
盜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
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
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
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
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
三省繕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
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
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
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
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旣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
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
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
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

心大悅識者以此陞贊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
以童貫先改姓名李長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
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耋未嘗用温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
芫花大黄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有
王涇者以技進佞言勇往居之不作間奉圭匕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意持論自詭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
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餌飩覺
胸膈欻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
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
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涖焉方覩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
取驗孝宗在朱邸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
史文惠爲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醴曾

龍于後圖孝宗樂飲以礪磁觥醻者十二因游于
圃二臣復各獻一巵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
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蠟毒亟袖人參圓入
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瘉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蓋
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
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始猶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袠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眞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葎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是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

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

置官可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問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籠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問醫王涇者昨鞭背都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賢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柢足之藥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予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師皐皆甘涇餌目擊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苶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冨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

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埒大張去爲而下
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挾因韓蘄
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傚不
以爲怪檜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
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
門揜顧賕謝攘市便腰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
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
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

警啓繼先首輦重賓爲南遁計都城爲之騷然上
聞之不樂劉武愍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
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
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
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
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
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
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喜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

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閤當饋輟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

そ 240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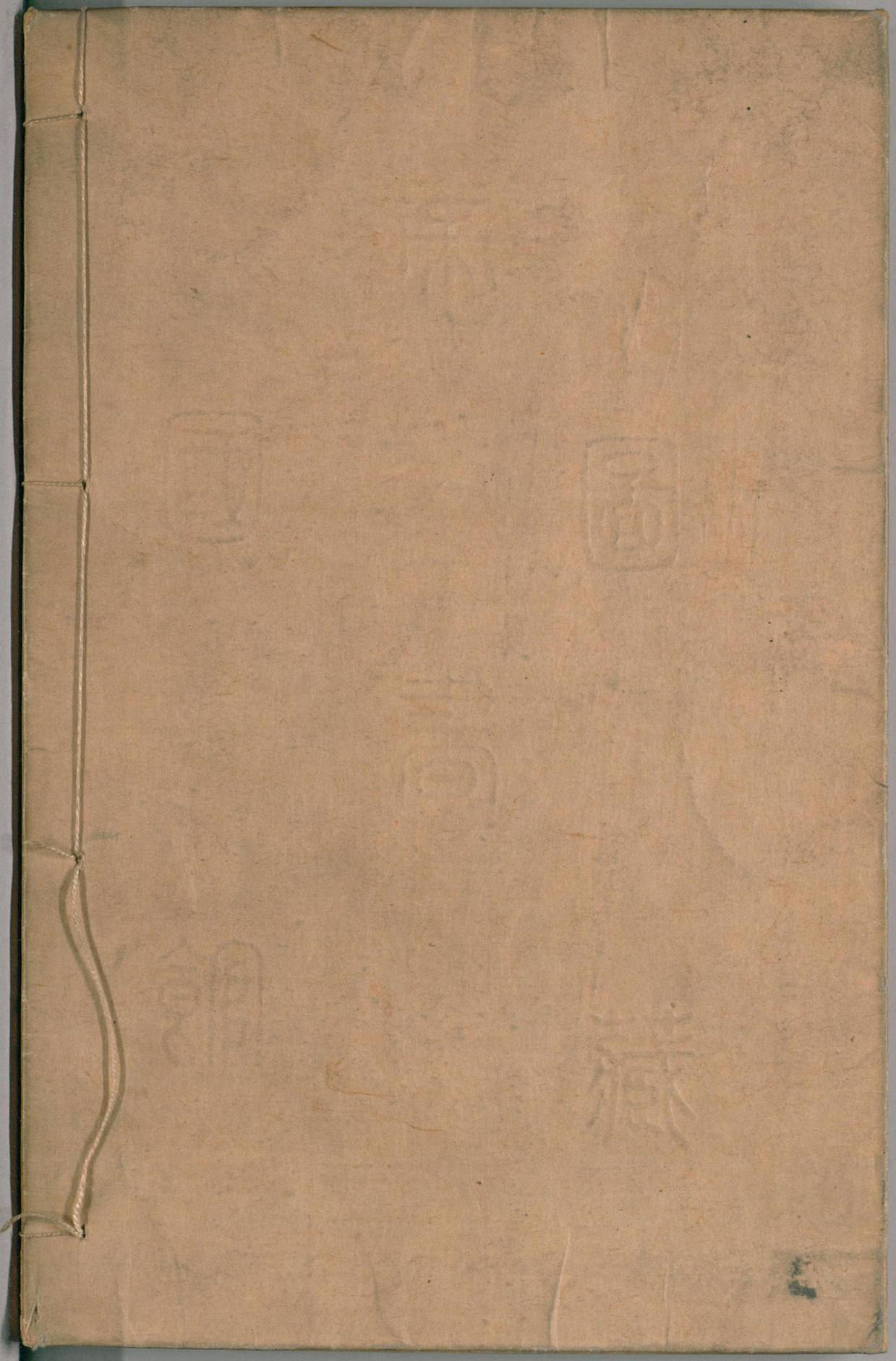
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そ
合91
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津逮祕書』　請求記号　そ-1

ガラス使用